

# 法国女人不会胖

FRENCH WOMEN DON'T GET FAT

「法」米雷耶·吉利亚诺 著  
周敏 译



# 法国女人不会胖

FRENCH WOMEN DON'T GET FAT

「法」米雷耶·吉利亚诺 著  
周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女人不会胖/(法)吉利亚诺(Guiliano, M.)著;周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2  
书名原文:French Women Don't Get Fat  
ISBN 978-7-5327-4925-6

I. 法… II. ①吉…②周… III. 女性-生活方式-法国  
IV. D44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4178号

**Mireille Guiliano**

**FRENCH WOMEN DON'T GET FAT**

Copyright©2005 by Mireille Guiliano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200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nopf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5-559号

**特约策划:**许文婷 **责任编辑:**王洁琼

**封面设计:**董红红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 法国女人不会胖

[法]米雷耶·吉利亚诺著

周敏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31,000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ISBN 978-7-5327-4925-6/1·2756  
定价:19.00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

不管法美关系如何——无可否认的是，时不时地会紧张一阵子——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法国文化的杰出成就。现在，容许我谦逊地指出，其中一项至今未被世人承认的光荣的功绩，同时也是一项基本的和为人熟知的人类学的事实就是：法国女人不会胖。

我不是内科医生，不是生理学家，不是心理学家，不是营养学家，不是任何以帮助人类或是研究人类为职业的什么家。不过，我生在法国，长在法国，借着一双慧眼，我这一生都在观察法国。还有，我吃得很多。任何定律都有例外，不过绝大部分事物还是相同的，法国女人都和我一样：她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不胖。为什么？

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人选一步了解了法国人巧妙远离食物和酒带来的巨大危险的能力。这种谨慎的对于“法国式的自相矛盾”的认知已经让无数的心脏病人和健康的热衷者冲进葡萄酒商店去搜寻红葡萄酒。不过在另一方面，这种法国式的智慧仍然不为人了解，更不用说为人所用，这种智慧存在于法国人饮食和生活的方式中，尤其存在于法国女人那种保持苗条的超常的能力中。我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在这些年里，我成功地给予了成打的美国妇女忠告，包括那些在位于纽约城的 Clicquot 公司为我工作的妇女。我也在平时谈话时做了上千场这方面的演讲。那些美国朋友和商业伙伴一直向我施压：“你什么时候才写书？”好吧，这天来到了！

自然界可以单独存在吗？演化进程的缓慢车轮有时间去制造出一组单独的苗条女人基因吗？我表示怀疑。不，法国女人拥有的是方法，

她们自己的东西——一套经过时间打磨的诀窍。尽管我就在她们中出生，在妈妈的教导下幸福地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可在青春期的某一天，一切都出轨了。在美国做一个交换学生时，毫无准备的我遭遇了一场灾难：一场二十斤的灾难。我好像被流放去了荒野，而且找不到回去的路。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帮助：一位至今被我称为梅耶尔医生的家庭医生。他带领我重新找到了世代相传的美食智慧，让我恢复了从前的体形。（是啊，这也是个美国式的故事，关于堕落和重生的寓言故事。）

我现在基本上都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我很乐意相信我同时具有美国人和法国人的最好品质）。我搬到这里是在毕业几年后，那时我是联合国的翻译，后来为法国政府工作，负责推广法国食品和葡萄酒。我和一个非常棒的美国人结了婚，最终找到了如何把两种生活结合起来的方法。1984年，我经历了一次飞跃，自那以后，我生活在两种文化里。成立于1772年的历史悠久的 Veuve Clicquot 香槟公司大胆地在美国开设了子公司以处理 Veuve Clicquot 香槟和其他优质葡萄酒的进口和经销事务。作为那里的第一个员工，我立刻成为了公司里自从 Clicquot 夫人 1866 年逝世之后拥有最高级别的女性员工。现在，我是 Veuve Clicquot 香槟公司的 CEO 和董事，我们公司是奢侈品集团 LVMH 的一员。

在任何时候，我继续做着大多数法国女人都会做的事。这些年来，我所面对的危险要比一般人多得多。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意需要我每年在餐厅里吃大约三百顿饭（我知道，这是个艰苦的工作，不过总得

有人去做)。我已经这么过了二十年,手边总是有一杯葡萄酒或香槟酒(生意就是生意)。那些宴会都非常丰盛:没有一道菜是单独的卷叶色拉,没有气泡矿泉水可以喝。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超重,我很健康。这本书的目标就在于解释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更重要的是,你也可以做到。通过学习和练习法国女人处理和食物和生活的关系的传统方法,你也可以做到那些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事。秘密在哪里?首先:不要说不可能。我们中有那么多人身兼双职:家里家外的工作都要比大多数男性所知道的更辛苦。除此之外,我们还得找到一种在保持美丽外表的同时维持健康的方法。不过我们也要面对现实:即使自我施加了最大限度的约束,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没办法保持稳定健康的体重。有65%的美国人超重,最畅销的书是减肥食谱,其中大多数更像是生化教材。不管市面上已经有了多少种,总是还有十多种正要蓄势待发。节食技术的发展真的像节食图书营销的发展一样迅速吗?不管怎么说,需求没有减少。为什么?为什么几百万册的销售神话也没有给我们的烦恼做个最后了断?简单地说,是因为效果短暂的极端论。

大多数书中的节食食谱过于极端。除了十八世纪时雅各宾派执政的短暂时期外,法国是与极端主义无缘的。然而美国却总被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速成方法、极端方法所吸引。节食和其他东西一样,这些极端的手段可能一段时间内有效,但你不能靠它们过活。你注定会走出界,会从自己的金字塔上掉落,会不再计算热量。为什么不呢?那才正常!连续使用各种相互矛盾的食谱来节食是不会见效的。谁不记得

那些高碳水化合物的日子了？那些柚子的日子呢？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充斥着脂肪和蛋白质，而碳水化合物成了魔鬼；新鲜的奶制品是你最大的敌人，然后又成了你唯一能吃的东西。还有葡萄酒、米糠、红肉也是这样。有种未经证实的原则认为，如果你对某种食物烦恼得要死，那么你会对吃饭失去兴趣，体重也会降下来。某些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一旦你停止这种极端的手段，那么会发生什么呢？你也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要注意！扔掉那些节食书！你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或技术手段，你所需要的就是任何法国女人所有的：经过时间磨炼的、平衡的食物和生活。最终，结束极端节食方法的漂亮一击就是被它们普遍忽视的对个体的新陈代谢的关注。那些作者大多数是男性，他们都极少意识到，女人的心理与他们有着深深的不同，女性的新陈代谢也随着时间而改变：一名二十五岁需要小减一下体重的女性需要面对的挑战与一名五十五岁的女性截然不同。

尽管我的故事和课程可能对所有人都有益，但本书主要是根据我本人的经验写成的，所以更倾向于女性。它不仅是给美国女性的，也是给发达世界的女性的，她们面对着职场压力，生活压力，全球化和所有二十一世纪社会产生的种种问题。它也不是只给那些体重已经到了危害身体健康程度，或是需要医疗节食处方的人的，特别是那些占了人群很大的比例的需要减掉三十斤的体重的人。总之，就像丁丁系列漫画一样，本书老少皆宜，对我们生活中各个不同年龄阶段提出有益的建议。因为法国女人不单靠面包过活，更别提高蛋白食品，我会提供一种

容易理解的方法,你可以制定你自己的战略和生活哲学,包括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学习的菜单和简便菜谱,以及,当然咯,关于如何运动的指导。噢,我认为世界各国的男人们若能学到关于异性的一两个窍门,对他们来说是不无益处的。

好,那么法国女人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如何解释那些漫步在巴黎林荫大道上的拥有二十五岁体型的中年妇女呢?下面几章记录了我对巴黎的印象(每年大约十二个星期在那里)和在其余时间内对纽约城和美国其他地方、世界其他地方的比较。希望读者能思考这些不同,对自己的健康之路做出修正。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法国女性没有像那么多美国姐妹一样被超重的恐惧所折磨。我在美国的酒会上听到的所有关于节食的闲聊都会使任何一个法国女人畏缩。在法国,我们从来不讨论“节食”——特别是与陌生人。当然,我们最后可能会和最亲密的朋友讨论一下一两个学到的窍门——精巧的古老法国准则。但我们在社交时间中的主要活动是讨论我们的爱好:感情,家庭,爱好,哲学、政治、文化,当然还有食物,特别是食物!(但绝非节食!)

法国女人以能够享受各种美味并保持身材为乐,而美国女人通常把这两者看成冲突和困扰。法国女人不会不吃饭或是使用减食疗法。她们每顿午饭都有两三道菜,然后在晚饭时再来个三道(有时四道)。当然还要加上酒。她们是如何做到的?好吧,说来话长。听我慢慢说。给个提示:她们用头脑来吃饭,而且她们离开餐桌时从来不会撑破肚子



或是有罪恶感。

了解“更少意味着更好”和了解“吃任何东西都要适度”就是关键所在。也要了解有助消耗热量的适度锻炼和大量喝水的重要性。我们不再需要每天在矿坑或农场里干上十八个小时了，旧石器的猎人时代也一去不返。然而，多数美国人每天吃的要比他们身体需要的多上 10% 至 30%——不是满足生存需要，而是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诀窍就在于管好你的胃口，同时决定好如何少吃、何时少吃、少吃什么。当有人介绍了一份新的菜单，你会发现一种美妙的感觉——一种高涨的欢乐，即使吃下的总量减少——而这种感觉会鼓舞你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对法国最基本准则的理解：迷惑自己。

许多营养学家（也是受尊敬的教育者）以昂贵的价格教授常识、告诉你如何去做。在减肥上花掉的钱与得到的结果不成比例。许多女性难以负担看一次医生或营养师、参加健康俱乐部、去做 SPA 或者放开吃一餐。那练习一下法国女人的小秘密会花掉你多少钱呢？比这本书的价钱超出一点点而已。我的 DIY 方法适合于每个女性各自的不同情况。唯一需要的，就是在一开始的关键三个月内，买一个称食物重量的小计量器。如果你想要喝真正的酸奶——那是我生活方式中的重要元素，可能还会想要一个酸奶机；如果你年过四十，还需要一对哑铃来保持体形。这就是全部了。

我的童年时期是在法国开始的，年轻时也曾和体重作斗争。在面对人生中第一次关于身体的催醒期时，我转而求助于传统的法国方式。

我将不仅分享我对于食物,还有对于通往健康生活的全部途径的经验,以此来帮助每位读者找到合适她自己的“平衡状态”。(真是个非常正确的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的身体就像机器一样,没有两部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我们的身体日复一日地在“重新设置”它们自己。所以一个不能随着你不断“进化”的程序是不能进行长期运作的。)我可以提供一些需要你严格遵守的菜单,但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培养出新的直觉的同时,找出什么是最适合你的。我并不能直接告诉读者一些模版一样的配方。要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调整它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时间表、周围环境,以及其他你自身的特点。事实上,我要强调的是DIY方法的简易性、灵活性和对自己所做的回报。这种良好的调弦是一位素未谋面的医生作家不能为你做的。

在我叙述自己从青春期的堕落直到重回延续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正确道路的经历时,我也为你们铺好了道路。我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计划:

**第一步,催醒期:**传统的为期三周的进食总量控制,好好记下你吃了什么,即使是几天之后,或许就是它让你重生。

**第二步,重塑期:**这是法国流派的对食物的份额和营养多样性的简单介绍。你可以认识和暂时监视一些主要的食物“冒犯者”。这通常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不过对某些人来说一个月就够了。这不是一个节食训练营,仅仅是一次让你身体重新调整的机会。规矩是必须的,但是灵活性也很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推动期:远离日常饮食和日常活动

的价值,强调了质量高于数量。连续三天不吃比萨,礼拜六也不要再在健身房里花三个钟头。你的五感会适应于一种新的美食享受。三个月是不短,但若你以后再也不必如此经历,那它也不显得很长。当然,调整你身体的频道要比许多极端主义的节食方法开头必需的让你身体脱水七斤花上更多时间。但是因为这是法国人的方法,自然会乐在其中,许多乐趣。

第三步,稳固期:在这个时期,你可以适度地重新吃任何你喜欢的东西。你已经成功地重新设置了你身体的平衡,你的减肥之路也已走掉了一半。你会惊讶地发现,此时你既可以增加饮食而继续苗条下去,也能保持已有的平衡。我会对季节性和调味品的操作给出建议,这是很好的工具,比想象中容易多了。我会介绍更多基于法式诀窍的菜谱:如何以一种原料做出富于变化的菜肴,或者如何用一盘美味的菜肴代替原来的三盘,为你节约时间、金钱和热量。

第四步,以后的时期:你已经达到了目标体重,找到了稳定的平衡状态,剩下的仅仅是继续精雕细琢。你对你的身体表现和自己的喜好已经有了足够了解,足以对任何突发情况做出小小的调整,特别是当你进入生活的新阶段。你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是为你的胃口和新陈代谢定制的,所以就像经典的 Chanel 套装一样,它们会伴随你一生,只会在每年略有一些小变化。现在,你将从全新的角度来进食,还有能与任何法国女性匹敌的直觉相伴——这是一种经过培养的对于新鲜食物和香气的尊敬,这些新鲜食物和香气打开了感官享受的世界之门,等待着有人

去探索食物的外观、色泽和种类。你做什么都是为了享受,而不是受苦。你要去享受巧克力和餐前红酒的乐趣。为什么不呢?

除了我们的主题——营养,我也会向读者描述所需的令人愉快的健康生活。对食物来说,并不需要非常精确的测量(物理上,情感上,知识上,精神上或金钱上的),只需要一种平衡的感觉。这包含了一些,我喜欢称之为“法国禅”的元素,它们易学易懂,并可以非常容易地在任何地方练习(事实上法国女人不太喜欢去健身房,不过如果你喜欢也没关系,各人当然可以有各人的爱好)。即使是法国人都知道生活中除了食物还有更多其他的,所以你会发现法国人也会娱乐,也喜欢爱情和欢笑。自始至终,你要明白蒙田的概括在今日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必须共存。只有 joie de vivre(饮食的乐趣)能共同维系这两者。

现在,我有一些故事要说,事实上,我像喜欢吃喝一样喜欢做个说书人。这些故事会涉及一些基本概念,不过我希望读者能喜欢这样的概念。本书不像一般的节食书那样只要翻翻里面的图片就会了解大致内容:你需要认真地读这本书。学习正确的进餐就像学习一门外语一样:沉浸其中才学得好。

让故事开始吧。



## 第一章

# 在美国开头……我超重了

**我热爱养育了我的祖国。可是作为一名身处马萨诸塞州的交换学生，我首先得学会热爱巧克力脆饼和果仁巧克力小方饼。于是我胖了二十斤。**

我对美国的好感始于我对英语的喜爱，我十一岁时，在中学里遇见了它。英语是我最爱上的课，仅次于法国文学，我也狂热地崇拜着我的英语老师。他从没出过国，可是却讲着一口不带任何法国口音甚至英国口音的英语。他是在二战时学会英语的，当时他和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韦斯顿的高中老师一起被关在战俘营里（我猜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练习语言）。在尚不知道是否能活着出去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如果

他们真的活了下来，就要开展一项高中交换学生项目。每年，都有一名从美国来的学生到我们这里上学，同时我们中的一个也会去韦斯顿。这项交换延续至今，而且竞争激烈。

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的好成绩足够让我去申请交换学生，但我对此不感兴趣。我的梦想是成为英语老师或英语教授，所以我热切盼望在当地大学里开始我的大学课程。另一个让我对此缺乏兴趣的原因是，十八岁的我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疯狂地爱上了我们镇的一个男孩子，他是附近地方最帅的，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他不是最聪明的，他是所有女孩的梦中情人。我没法想象要我离他而去，所以我压根没想过申请去韦斯顿。但是在学校操场上，在各个班级之间，很难有不以此为话题的谈话。评选委员会由我的英语老师和一些 PTA 的要人组成，包括其他的老师、镇长和当地的天主教牧师，同时为了保持公正起见，还有一位新教牧师。可是就在众人期待结果的那个礼拜一早晨，唯一被宣布的就是人选尚未决定。

那个礼拜四的早晨，英语老师出现在我家门口（在那个时候，礼拜四不用上课，而礼拜六却要上半天课）。他来拜访我妈妈，后者对此感到挺奇怪的，因为我的成绩还不错。老师离开的时候，带着一个大大的满意的微笑，除了“你好”没对我说半个字。他一走，我妈就找上了我。事情非常要紧。

我的老师把我提出来作为替补，别的委员们也都同意了。可是我从来没有申请过这个项目，所以他不得不赶过来劝说我的父母让我去。

我那位过分爱护我以至于绝不可能忍受我离家一年的父亲不在家。或许老师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巧合,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千方百计地说服我妈妈。重担就这样落在她的肩膀上,她不仅要说服我爸爸,还得说服我。她对我的行程不无忧虑,但妈妈她一向智慧并高瞻远瞩,而且总是坚持到底。

就这样,我去了。那是十分美妙的一年,是我青少年时期中过得最好的一年,而且这一年彻底改变了我今后的生活方向。对一个年轻法国女孩来说,韦斯顿这个富庶的波士顿郊区简直就是美国梦的体现——翠绿平坦的草皮、宽阔华丽的豪宅、富裕的主人和很有教养的家庭。那里有网球、骑马、游泳池、高尔夫,每个家庭都有两到三辆车,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是任何一个法国东部城镇都难以企及的。时间被各种新鲜的难以想象的东西填满,太多了,我不是说从人口角度来看。当我拥有那么多宝贵的新朋友和新经验时,某些东西也随之出现了,某些险恶的东西悄悄现了形。在我几乎还不怎么注意时,这些东西已经有十五斤那么重了,或多或少……我估计还可能多些。那是八月,我要回到法国的前一个月。我和我的一个寄宿家庭在楠塔基特岛度假,当时我遭受了第一次打击:我看到了自己套在游泳衣里的模样。我那位美国妈妈凭直觉注意到了我的苦恼,她可能曾经从某个女儿身上得到过类似的经验。她真是个好裁缝,她买了一匹最可爱的亚麻布动手给我做了件夏装。看上去我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它只是被掩盖了一段时间。

我在美国的最后几个礼拜里,想到要离开我的新朋友们就觉得非常伤心,同时我又担心我的本国朋友和家人对我的新形象的看法。我从来没在信里提过分量增加的事儿,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寄那些只拍出我上半身的照片。真相大白的时刻临近了。



## 第二章

# 浪子回头的女孩归来

当着我弟弟和我美国同伴的面，爸爸所用来迎接他那宝贝女儿回家的话就是：“你看上去像一袋土豆。”有些话即使用法语说也不会比较中听。我知道他脑子里想什么：那个装土豆的袋子不是普通商店里那种常用袋子，而是直接送到杂货店或餐厅的一百五十斤的大麻袋。

爸爸带着我弟弟去勒阿弗尔接我。我搭“鹿特丹号”回国，所选择的路线就是很多法国人在六十年代会选择的标准的横渡大西洋路线。跟我同行的是一个从韦斯顿来的交换学生，她后来在我们镇上呆了一年。

因为爸爸已经一整年没见到我的样子了，我以为藏不住心事的他会冲上舢板拥吻我，搞得我难堪不已，可是当我瞥见我那瘦小的戴着熟



005. 法国女人不会胖